

WINES

爱之翼

[美] 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WINGS

爱之翼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7-0054

©1982 by Danielle Steel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钟 嵘 冰 冰

责任印制:刘玉龙

爱 之 翼

Ai Zhi Yi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刘晓媛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280 千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51-X/I·1030 定价:24.80 元

第一章

通往奥玛丽机场的路崎岖、漫长而又尘土飞扬，它犹如一条狭长的飘带，被风吹得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又懒洋洋地环绕着玉米地安静下来。机场位于麦克多诺县内，靠近古德厚坡地区，在芝加哥西南部一百九十英里处。当帕特·奥玛丽在一九一八年的秋季第一眼看到它时，他发现这七十九英亩荒芜的土地是他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意识正常的农夫根本不要它，所以没有人对它感兴趣。这块土地的价格极为低廉，帕特用他积蓄的大部分将它买了下来。他又用剩下的钱购买了一架破旧的柯蒂斯·詹尼号小飞机，它是在战争中被淘汰下来的，有两个座位和两套操纵系统。帕特用这架小飞机教那些能付一两堂学费的稀少的游客练习飞行，或是运载乘客飞往芝加哥；此外，他也用它来运送一些货物到指定地点。

这架柯蒂斯·詹尼号几乎让帕特破产，但是他知道，奥娜——他那已结婚十年的美丽可爱的红发妻子——是唯一清楚他不会因此而完全垮下去的人。唯有她知道，自从他在新泽西州一个小机场举办的飞行表演会上看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架飞机时，他是多么渴望去飞行啊！为了有足够的钱去上飞行课，他兼做两份工作。当巴拿马—太平洋飞行表演会一九一五年在圣弗朗西斯科举行时，他一路拽着她去看。正是在这里，他见到了林肯·比柴，比柴还驾飞机载着帕特和他一同飞上蓝天。正因为有了这种非比寻常的经历，当比柴两

个月之后死于飞机失事时，帕特才十分悲痛。事故发生时，比柴正在他的教练机里翻令人惊心动魄的第三个筋斗。

在表演会上，帕特还遇到过著名的飞行员亚特·史密斯，和一群像他一样狂热的飞行迷。他们是一伙敢做敢为的好兄弟，大多数人热爱飞行胜过其它一切，他们认为只有在飞行中生命才有意义。他们为飞行而生，不断地谈到它，梦到它，为它牵肠挂肚、神魂颠倒。他们了解有史以来所制造的所有飞行器的任何错综复杂的结构，知道如何最完美地驾驭它们。他们互相介绍经验，提出建议，并谈论最新式的飞机构造和那些古老的样式，还谈到一些看起来纯粹是异想天开的飞行器。没有人对飞行以外的事感兴趣，更不要说想方设法去找一份和飞行关系不大或几乎没有关系的工作了。帕特总是在他们中间，讲述一些他曾亲眼所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或是描绘一些非凡的飞机，其性能超过人们所知晓的最卓越的那架。他曾发誓说总有一天他会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没准儿是一个飞行中队。他的朋友们嘲笑他，他的亲属们也认为他有这个想法是发疯了。只有甜美、可爱的奥娜相信他说的将会是事实，她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件事并且对他表现了全部的忠诚和崇拜。当他们的女儿一个接一个降生之后，帕特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万分失望，但是为了不伤害奥娜的感情，他没有将这种情绪流露出来。

不论多么深爱他的妻子，帕特·奥玛丽也不愿浪费时间和女儿们在一起，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具有精湛而非凡的技艺。他花费在飞行课上的热情很快就得到回报：由于他在飞行方面天赋极高，因此，当他在美国参战前就迫不及待地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飞行员时，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他先同拉斐特飞行中队并肩作战，之后在空军第九十四中队成

立时又转战到那里，与艾迪·瑞肯白克比翼齐飞。

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岁月啊！当他在一九一六年成为志愿者时，他已经三十岁了。他的年龄比同队的大多数人都大，瑞肯白克也一样，这使他们俩成为朋友。飞行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像瑞肯白克一样，帕特·奥玛丽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坚韧、敏锐而自信，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险。大家说他比中队中的任何人都更有胆量，他们喜欢和他一起飞行。瑞肯白克认为帕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飞行员之一，他鼓励帕特即使在战后也要坚持飞行，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还有很多未知疆域等待开发，很多富有刺激的挑战要去面对，很多新奇世界有待于去探险、征服。

但是帕特知道那种令人神往的飞行已经结束，无论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飞行员，他飞行的黄金时代已成为梦中的回忆。现在他该承担起照顾奥娜和女儿们的责任了。在一九一八年大战结束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去世，留给他一点钱，奥娜也设法存了一些钱。他带着这些钱来到芝加哥西部的农村，有一位和他共过事的飞行员曾告诉他那儿的土地极其便宜，尤其当这块地不适合种庄稼的时候更为廉价。

他花一个很低的价钱买下了七十五英亩荒芜的土地，并亲手制做了一个标牌，十八年后那块标牌依然在那里矗立，标牌上仅仅标着“奥玛丽飞机场”几个字，在十八年的风吹雨打中，上面已经有两个字母剥落了。

在一九一八年，他用口袋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钱买下了柯蒂斯·詹尼号，并设法在圣诞节前带着奥娜和女儿们出发去新家。在这块土地的边界上，溪流的旁边，有一座绿树掩映的简陋的棚屋，那就是他们的家。帕特一直用那架飞机载运

乘客，或是发送邮件，它真是一架可靠的小飞机。帕特攒下了他所能攒的每一个硬币，到春天的时候，他已经有足够的钱买下一架德·哈弗兰德 D·H·4·A 号飞机了，他开始用它来运邮件和载货。

根据政府部门的合约，帕特可以通过运输邮件来赚钱，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召走。有时候奥娜不得不单独一个人为他管理机场，就像她单独一个人照看他们的孩子一样。她学会了如何给飞机加燃料，如何应付一些签订合同的电话；更多的时候，她站在狭窄的跑道上，挥动信号旗为飞机导航。而这时帕特却离家在外，忙着运送邮件、乘客、或者是货物。

当看清为他们打信号旗的竟是一位年轻美丽的红发少妇时，很多飞行员都禁不住大吃一惊，特别是在第一个春季，能明显地看出她已经怀孕时，这种惊讶程度更甚。她那时的体态已相当臃肿，以至于她以为这次也许会是双胞胎。但是帕特很自信地认为那不是什么双胞胎，那是他一生的梦想……一个能和他比翼齐飞的儿子，一个能为他管理机场的儿子，为了这个男孩他已经等了十年。

在他们那个小小的、不断扩建的棚屋里，帕特亲自为奥娜接生。那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卧室，三个女儿也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房间。此外，棚屋中还有温暖、舒适的厨房和宽敞、明亮的会客厅。房间中没有任何稀奇古怪的装饰物，他们也很少为自己买生活用品。他们将所有的心血都付出在机场上，他们拥有的一切财富就是机场。

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在温暖的春夜里提前降生了，生产过程极其罕见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时他们刚刚在邻居的玉米地旁平静地散步归来，帕特一直在跟她谈论要买另一架飞

机的事，她也不停地告诉他女儿们对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宝贝是多么地欢喜。那时候这三个女孩分别是五岁、六岁和八岁，对她们来说，这个新生婴儿更像是一件她们期待已久的玩具，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弟弟或妹妹。奥娜也有一丝兴奋，最后一次将孩子抱在怀里的感觉距离现在已有五年了，她一直暗暗盼望着这个孩子快些到来。午夜时分，随着一声长长的嘹亮的婴儿的啼哭，孩子出世了。奥娜低头只看了婴儿一眼便禁不住发出一声尖叫，继而失声痛哭，她知道帕特这回又要失望了。这个孩子不是帕特一直在等待的儿子，而是另一个女儿，一个强壮、美丽、足足有九磅重的胖乎乎的女孩。她有一双又大又亮的蓝眼睛，奶油般光滑的皮肤和一头闪亮的红棕色头发。但是，无论她如何美丽，奥娜知道她的丈夫渴望一个儿子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而现在希望破灭了，他将会多么沮丧。

“不要紧，亲爱的。”他安慰着她，一边用襁褓包裹着这个小女儿，一边注视着妻子转过身去。她真是一个美丽的小东西，说不定是他的女儿们当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她不是他计划中的男孩。他碰了碰妻子的脸颊，托着她的下颏将她的脸转过来，他强迫她看着他。“没有关系，奥娜，她是一个健康的小家伙。也许有一天能给你带来快乐。”

“你怎么办呢？”她伤心地问，“你不能永远一个人管理这个地方。”泪水沿着她的面颊流下来。看到她的焦虑，帕特笑了，她真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帕特深受感动。如果命中注定今生不会有儿子，那就这样吧。可帕特内心深处仍有一丝隐痛，在那里他深埋着一个关于儿子的破碎的梦。但他已不敢想象再要一个孩子将会怎么样，他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了，这个月如何喂饱她们都是一个问题，开办一个飞机场并没有

使他富起来。

“你以后不得不继续帮助我给飞机加燃料了，奥娜，这就是我们今后的生活。”他一边吻着她，一边开玩笑地说，然后他离开房间去喝一杯威士忌，他是应该喝的。当妻子和女儿们都睡下后，他站在那里仰望明月，对命运的捉弄感到迷惑不解。它给了他四个女儿，却没有给他一个儿子，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不愿浪费时间去考虑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还有一个机场要去操心，有一个家庭要去照顾。

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他非常忙，甚至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他的家人，他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变成了美丽、健康的女儿的梦想中的儿子。

不久，他又一次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儿，这时她已经长大了一倍，而奥娜也重新恢复了她少女般的体态。对于女人身体恢复能力的迅速他感到不可思议。六周前她行动起来还很笨拙而且体态臃肿，弱不禁风，但现在她看起来更加年轻而美丽；那个小家伙也已长成一个脾气暴躁的红头发捣乱鬼，如果她的妈妈和姐姐们不立刻注意到她的需要，那么整个伊利诺斯州和大部分的衣阿华州就会立刻听到她的哭声。“我打赌她是孩子们当中嗓门最大的一个，你说呢，亲爱的？”一天晚上帕特对奥娜说，白天他往印第安那州飞了一个来回，累得精疲力尽。“她一定有一个超级的肺。”他喝了一杯爱尔兰威士忌，向着奥娜露齿一笑。

“今天天气太热，她身上起了些痱子。”奥娜总是能为孩子们不同寻常的举动找出一个原因。帕特欣赏她这种惊人的耐心，而她对帕特也同样有耐心。她是一个安静的女人，沉默而温柔，很多事情她看在眼里，却很少说出来，并且从来不对别人品头论足。结婚十一年了，两个人之间很少发生争

执。帕特娶她时，她刚好十七岁。对帕特来说，奥娜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她容忍他所有希奇古怪的嗜好和异想天开的计划，以及他对飞行的那种永无止境的热望。

快到周末时，天气更加闷热，而且没有一丝风，这是典型的六月天气。婴儿整夜都在哭闹。帕特每天拂晓时动身飞一趟芝加哥。那天下午当他回到家里时，他发现他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再飞一趟芝加哥去送一份临时的邮件。他感到焦头烂额，他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也就在这一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有一个好帮手来助他一臂之力，但是他不放心将他珍爱的飞机交付给他不信任的人。当然，自从飞机场开办以来，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工作。

“有飞机出租吗，先生？”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帕特正在浏览飞行记录和桌子上的报纸，他正要向来客解释，就如同以往这种时刻一样，他们可以雇用他而不能单单只租下他的飞机。他从桌子上抬起头，不禁又惊又喜。

“你——尼克——”他微笑着看着面前这个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朝气的年轻人，他笑容灿烂，一头野草般浓密的黑发遮挡着他明亮的蓝眼睛。这张脸孔帕特熟悉极了，在他们服役于第九十四空军中队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两个人已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什么事，孩子？你难道不能剪一剪你的头发吗？”

尼克·葛文有一头又密又直的黑发和一双富有魅力的蓝眼睛，他是爱尔兰人。在他们共同服役于空军时，帕特对待尼克就像父亲对待儿子。尼克入伍时正值十七岁，而现在他不过比那时大一岁。尼克是中队中杰出的飞行员之一，也是帕特信赖的朋友之一。他曾被德国人击落两次，但两次都死里逃生，在操纵杆失灵的情况下，凭着他娴熟的技术，做了

一个惊心动魄的着陆，不仅拯救了自己，也保存了飞机。从那以后，中队的人就称呼他为“操纵杆”，但是帕特多数时候喊他“儿子”。此刻，帕特禁不住想，如果那第四个孩子不是变成了一个女孩，那么他苦苦盼望的儿子就是像尼克这个样子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帕特问他，一边将身体向后靠在椅子背上，一边微笑着望着这个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伙伴。他们都在死神的魔爪下逃脱了无数次。

“看看老朋友而已，我想知道你是不是长胖了，变懒了。这架德·哈弗兰德号是你的吗？”

“是的。去年我用给孩子们买鞋的钱买了这架飞机。”

“你的妻子一定很喜欢你这样做吧。”尼克笑着说。帕特不由得想起在法国那些被尼克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的姑娘们。尼克·葛文是一个俊逸的青年，对女人极有诱惑力。他在欧洲过得很快乐，他告诉那些迷恋他的姑娘们说他已二十五岁或二十六岁，而她们看起来也相信他的话。

奥娜在战后的纽约曾见过他一面，她认为他极具魅力，她羞赧地说他是世间罕见的美男子。他的外貌当然超过帕特，但是在帕特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坚毅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和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截然不同。帕特也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浅棕色的头发，温和的棕色眼睛，爱尔兰式的微笑，这一切赢得了奥娜的心。但是尼克的面庞却会让年轻的女孩子们芳心融化。

“奥娜是不是还风采依旧？她还没有离开你吗？我估计一旦你把她从这里带走，她会更漂亮。”尼克漫不经心地说着，在帕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他的老朋友大笑着摇了摇头算是回答。

“说实话，我同你一样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她不愿离开这儿，别问我为什么。当我最初把她带到这儿来时，我们住在一所小棚屋中，这个棚屋我祖父连牛都不会让它住进去。如果她想看报纸，我甚至都无法为她买到，好在她不看报，感谢上帝。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接着帕特谈起打仗时的情况，尼克也回想起他见到她时的情景。他的双亲早已去世，他无家可归，自从大战结束后他就开始四处漂泊，在这儿或那儿的各种小机场中找一些短期的工作做。十八岁了，他没有家，没有等待他的人。当中队中的战友们谈起家时，帕特总要为尼克感到难过。尼克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父母去世时他才十四岁，入伍以前，他一直在州立孤儿院生活。是战争改变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他热爱战争，但是现在战争结束了，可他却找不到安身之所。

“孩子们好吗？”当年尼克见到帕特那几个孩子时，他对他们非常友善。他喜欢孩子，在孤儿院中他曾见过许多。他是唯一一个肯照看那些幼小的孩童的人。在晚上，他给他们读书、讲故事；当他们深夜中惊醒哭喊着找妈妈时，他将他们抱在怀中。

“他们很好。”帕特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上个月我们又出生了一个孩子，还是女孩，不过这个长得比较结实。虽然我们都认为应该是个男孩，但她不是。”他尽量很平静地述说着，不让尼克听出他的失望。但是尼克还是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言外之意，他能理解这一点。

“看起来你不得不教你的姑娘们学习飞行了，嘿，空中英雄？”他开着玩笑，帕特厌恶地转开眼睛，即使对最出色的女飞行员，他也没有任何好感。

“不可能的，儿子。你怎么样？最近在做什么？”

“运鸡蛋箱子，收拾垃圾，什么事情我都做。战争留下了许多飞机，许多小伙子们都等着找一份能驾驶飞机的工作。我一直在机场打工。有人在替你工作吗？”他焦急地问，希望帕特没有这样的帮手。

帕特摇了摇头，注视着他，心里想究竟这是一个预兆，还是一种巧合，或者仅仅只是一次简短的访问？尼克依然很年轻，在战争中他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他喜欢冒险、刺激，他对飞机漫不经心，对自己也粗心大意，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也没有人需要他照顾。但是帕特所有的希望就是那几架飞机，无论他多么喜欢尼克并想帮助他，他也不愿失去他心爱的飞机。

“你还像过去一样喜欢冒险？”有一次当帕特看到尼克在暴风雨中为避开厚厚的云层而紧贴地面飞行时，他几乎想杀了他，他恨不得冲过去摇得他牙齿嘎嘎作响。但是当尼克死里逃生、有惊无险时，他那因担心他而扭曲的脸终于放松下来，他庆幸尼克还活着。像尼克这样不顾性命的冒险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勇气范围，而这也正是尼克出类拔萃的原因。不过，这是在战争年代，现在，在和平的岁月中，谁需要这种勇气呢？飞机如此昂贵，一般人是碰不起的。

“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冒险的，飞行英雄。”尼克热爱帕特，他钦佩帕特胜过任何他所认识或曾经共同飞行过的人。

“什么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呢，操纵杆？你还想继续玩吗？”两个男人的目光碰到一起，互相注视了很久。尼克知道他在问什么，他不愿对帕特说谎，他仍是喜欢追求刺激，做一些危险的游戏，但是他非常敬重帕特，他不想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他已经比以往任

什么时候都谨慎多了，因为他驾驶的是别人的飞机。他喜欢那种让人激动得发抖的感觉，但是他有分寸，不会毁了帕特的事业。他不远千里从纽约来到这儿，身无分文，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帕特这儿找份工作。

“如果必要，我会谨慎的。”他很平静地说，冰般清澈的蓝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帕特那温和的棕色眼睛。他是一个孩子气的讨人喜欢的大男孩，而同时，他也是一个男人。他们曾经亲如兄弟，那一段快乐的时光谁也不会忘记，这种感情的纽带永远不会改变，两个人都深知这一点。

“如果你撒野，我会在一万米高空上把你从詹尼号上扔下去，而且决不犹豫，听到了吗？”帕特严厉地说，“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在这儿做的一切。”他又禁不住喟叹一声，“说实话，这里的活儿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太繁重了些，这些活儿以后就要完全由一个男人来做了，或者是两个，如果他们继续签订这些邮寄合同的话。我从来就没有在飞行中闲下来过，我有些力不从心了，我想找一个男人替我飞，但是路线危险而且漫长，天气又很恶劣，尤其在冬季的时候，没有人敢接下这份活儿，也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但是邮件必须要送到那儿去；此外还要运送大量的货物，或是乘客；还要不时做一些短程飞行，因为有些追求刺激的人喜欢飞到高空向下俯视；偶尔还要教一些飞行训练课。”

“听起来你好像做得不错。”尼克笑着说，他喜欢他听到的每一个字，而这正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他记忆中的飞行英雄和他的机场。尼克迫切需要一份工作，而帕特很高兴有他相助。

“这里没有游戏，我在努力去做的是项严肃的事业。总有一天我会把奥玛丽机场标在地图上，但是——”他停顿一

下，然后说，“如果你撞坏了我所有的飞机，哪怕只是一架，尼克，我的理想就会破灭。我已把我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儿的两架飞机和你来时看到的有标牌的空地上。”尼克点点头，他完全理解帕特所说的一切，并因此而更加喜欢他了。这就是在蓝天上翱翔的男人，他们之间有一种别人没有的默契，这种默契只有他们自己懂得，就如同诚实在别人中间一样。

“你想让我替你飞那些长途路线吗？这样，你可以在这里多花一些时间陪陪奥娜和孩子们。我夜间也可以飞行，我就从夜间飞行开始吧，你看怎么样？”尼克有些紧张地问，他非常渴望能为帕特工作，生怕他得不到这份工作。但是帕特·奥玛丽没有理由不雇用他，他只不过要让尼克明白机场的规则而已，如果尼克愿意，他会很高兴地留下他，给他一间小屋，一份工作。

“也许真的会从夜间飞行开始，甚至——”他无奈地看着面前这位年轻的伙伴，他们之间相差十四岁，但是战争泯灭了这一差异——“夜晚是恬静的，如果那个新来的小东西不很快就睡着的话，我就要给她喝威士忌了。奥娜总说她这样哭闹是由于起热痱子的缘故，但是我敢打赌这是由于她有一头红头发的原因。红头发的人总是这样躁动不安的，奥娜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有一头红发却又非常温柔、非常安静的人。这个小东西真是一个捣蛋鬼。”尽管帕特在抱怨，可是看得出他已经接受了她，对没有儿子的失望也似乎淡漠了。尤其现在，尼克来了，他似乎就是上帝听到他的祈祷后，给他派来的天使。

“她叫什么名字？”尼克看起来似乎是在笑，从最初见到帕特一家时起，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家和这个家所特有的温馨的氛围。

“卡珊德拉·莫琳，但是我们叫她凯西。”他低头看一眼手表，“我现在带你回家，你可以和奥娜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我还要出去一趟，五点半之前赶回来。”他抱歉地看了看尼克，“你不得不自己在镇上找个地方过夜了，在老威尔森夫人旅馆有房间出租。我这里没有空房间，除了那个放詹尼号的机库中有一张帆布折叠床。”

“这就够了，天啊，这儿可真热，睡在跑道上我也不在乎。”

“后面有一个旧的淋浴室，这儿还有一个洗澡间，不过都很简陋。”帕特犹豫地说着，但是尼克只是笑着耸了耸肩膀。

“我可以将就，直到你付我工钱。”

“你可以睡在我们的沙发上，如果奥娜不介意的话。无论如何她总会为你找个地方的。她一直对我说你是多么的英俊，那些有你这样男朋友的姑娘们是多么地幸运。我想，直到你在威尔森夫人旅馆租到房间以前，她是不会介意你睡在沙发上的。”

但是尼克一次沙发也没有睡，他立刻搬进了机库中，一个月以后，自己动手建造了一间木屋。它只比单坡屋顶的边房好一点，但是他已很满意，木屋收拾得干净而整洁。他在空中度过每一刻空暇时间，为帕特飞行，并且帮助他开创事业。

在随之而来的春季里，他们又买了一架汉德雷·佩哥号飞机，它比德·哈弗兰德号和詹尼号能飞得更远，而且也能运载更多的乘客和货物。大部分时间里尼克驾驶这架飞机，帕特则在家附近做一些短途飞行，同时管理机场，两个人对这种搭配都极为满意。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具有魔力，事业一帆风顺地开展起来了，他们的名气迅速传遍了中西部，大家都知道有两个顶尖儿的飞行好手在古德厚坡地区运送邮

件。他们安排合理的时间来运输货物，运载乘客，运送信件，教飞行课，财源开始滚滚而来。

然后，幸运又一次敲响了帕特一家的大门：在凯西出生十三个月后，克里斯托弗·帕特瑞克·奥玛丽出生了。这是一个弱小的、枯萎的、哭哭啼啼的、骨瘦如柴的小生命，但在父母的眼里却可爱无比。他的四个姐姐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那陌生的弟弟。在奥玛丽机场，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一面巨大的蓝色旗帜飘扬在空中，那个里月里每一位路过机场的飞行员都得到这位快乐的父亲所赠送的一只雪茄。长久以来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报，结婚十二年，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拥有了一个可以驾驶他的飞机、管理他的机场的儿子。

“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卷起行李离开了。”查尔斯出生的那天，尼克闷闷不乐地自嘲着。他刚接到一个订单，要在星期天之前把一大船货物空运到西海岸。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所收到的最大的订单，是一个好兆头。

“你说什么，‘离开’？”为了庆贺儿子的出生，他们举办了一个庆祝会，直到现在，帕特身上还残留着浓浓的醉意。他用一种慌乱的眼神看着尼克，“见鬼，你是什么意思？”

“噢，我是说查尔斯在这儿，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尼克笑着说，他们两个人对婴儿的出生同样兴奋，而尼克因为要做婴儿的教父更是激动万分。但是占据着尼克的心的，却是凯西——当尼克第一眼看到她时，他就不能把目光移开了。凯西如同她父亲所描述的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头发小怪物，但是尼克宠爱她，有时候尼克觉得她就是他的亲妹妹。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比宠爱她更多。